



专刊

庚子记事

GENGZISHI

本书选辑记载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资料共五种，其中《庚子记事》、《庚子大事记》、《庚子日记》和《庸扰录》为未刊稿，《高栲日记》为流传甚少的印本。资料来源均系作者亲身经历或耳闻随笔。所记内容以北京情况为主，兼及各地，多为其他资料所未载或记载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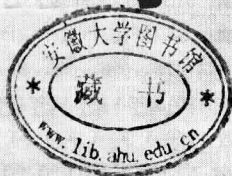


专刊

庚子记事

GENGZIJISHI

本书选辑记载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资料共五种，其中《庚子记事》、《庚子大事记》、《庚子日记》和《庸扰录》为未刊稿，《高栢日记》为流传甚少的印本。资料来源均系作者亲身经历或耳闻随笔。所记内容以北京情况为主，兼及各地，多为其他资料所未载或记载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选辑记载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资料共五种，其中《庚子记事》、《庚子大事记》、《庚子日记》和《庸扰录》为未刊稿，《高栢日记》为流传甚少的印本。资料来源均系作者亲身经历或耳闻随笔。所记内容以北京情况为主，兼及各地，多为其他资料所未载或记载不同。

责任编辑：兰 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庚子记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1

（近代史资料专刊）

ISBN 978-7-5130-1652-0

I. ①庚… II. ①中… III. ①义和团运动—史料②八国联军—侵华—史料
IV. ①K256. 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4970 号

近代史资料专刊

庚子记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325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260 千字

ISBN 978-7-5130-1652-0/K · 147(4499)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0860 转 8240

责编邮箱：lantao@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17.5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4.00 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再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专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持编辑的专题性近代史资料的总称。《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以整理发表近代历史最新资料为职志，也是国内从事近代史料整理编辑工作最早的机构。自1954年组建以来，经过几代学者不间断地努力，先后编辑出版了120余期的《近代史资料》刊物、数十部《近代史资料专刊》及《北洋军阀》等大型专题史料集，为新中国近代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为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成长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海内外均具有较大影响。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最初叫《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初期，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所长范文澜先生主持下，于1954年成立了以荣孟源先生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负责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期刊。郭沫若院长亲自为《近代史资料》题写了刊名。除“文革”时期曾一度被迫停刊外，数十年来《近代史资料》编译室坚持为近代史学术研究与教学服务为宗旨的办刊理念，陆续整理刊出1840~1949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档案文献史料，受到广大读者的肯定和欢迎。因《近代史资料》期刊每期的容纳量仅有20万字左右，针对篇幅较大、期刊无法容纳的专题性史料，从1957年开始又创办《近代史资料专刊》，专门发表专题史料，不定期出版。以

《近代史资料专刊》名义出版这些专题史料，不仅选题精道，而且篇幅容量较大，内容充实丰富。某个专题的新史料一次性大量公布出版，往往会对于相关领域或专题的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如《太平天国史料》、《山东义和团案卷》、《辛亥革命先著记》以及《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等。可以说，这些《近代史资料专刊》的整理出版，都曾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许多都已成为该领域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史料。

因为种种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近代史资料专刊》的编辑出版一度中断。但是实际上编译室的同仁并未曾停止专题性史料的整理工作，也陆续整理出版了《梦蕉亭杂记》、《民国人物碑传集》和《翁文灏日记》等，只是未加以专刊之名。近年来，在所领导的支持和学界朋友的鼓励下，我们在坚持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的同时，尝试着恢复了这项传统工作，先后又以《近代史资料专刊》的名义出版了《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和《倪嗣冲函电集》。然而，对于那些由于出版年代较久，如今已流传较少的专刊史料，精选其中部分重新再版，于学术研究及文化保存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此次重新整理再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最早出版的一本是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先著记》，距今已超过半个世纪，最晚的是1984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距今也近三十年了。因为出版时间较久，特别是早期的版本现在存世很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更新换代，以及研究思想与方法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许多旧的历史结论已经成为陈迹，在审读史料中重构历史，解读其中未曾被重视的历史信息，已经越来越为新的研究者们重视。因此重新整理发表这些珍贵史料，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次再版《近代史资料专刊》，不是简单的旧籍重印，而是将过去50余年中陆续刊出的史料予以重新整理，并按照近代历史发展时序重新编排。各卷目次、初版时间及出版社名称如下：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 1984 年版。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齐鲁书社 1980 年版。

《义和团史料》（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中华书局 1978 年再版。

《杨儒庚幸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 1958 年版。

《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以上凡 22 种 25 册，约 1000 余万字。

再版整理工作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初版之时序、前言或编者说明之类的文字原则上不再重印，由再版整理者重新撰写编辑说明，对初版整理工作给予必要的介绍和说明。

2. 对于原稿或初版时因印刷等原因存在的明显讹误之处，再版整理者径加改正；对于校勘修订之处，均于舛误文字后加正文，并以〔 〕号标明；脱字或无法辨识者，标以□号；漏字增补者，以【 】号标明；疑问处加（？）标明；原稿文中加注之处，原为双行排印者，均改为单行排印，或加（）标明，或用小字排印；原始资料行文或署名中并列双排者也均改为单行，个别文件除外；疑有脱字或

衍文者，于页下脚注标出。

3. 个别史料中，同一人名、地名前后用字不统一的现象，记录史实前后矛盾或表述不一致的现象，均保留原样未予擅改；清朝或北洋政府文献中对革命党、起义民众等污蔑诋毁之词，也都一律保留原样，以存历史之真，均请读者使用中注意。

此次能将几十年间陆续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重新整理出版，要特别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这种嘉惠学林的眼光与勇气。兰涛编辑不辞辛劳，往来联络指导，以及各位编辑的认真工作，都应该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掌声。

参加此次再版整理编辑工作的有，《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的刘萍、卞修跃、孙彩霞和李学通。由于整理者水平有限，其中如有不当之处，尚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任

2012年9月

编辑说明

本书选辑记载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的史料五部，其中仲芳氏《庚子记事》、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华学澜《庚子日记》和佚名《庸扰录》四部资料，均为未发表的稿本；《高栲日记》虽有印本，但流传不多。上述资料的作者，除华学澜、高栲外，均不知其履历，也不知其姓名，据书中所记内容推断，应为当时的官僚士绅。所记内容，一部分为作者亲历，一部分为耳闻，随手记录成篇，反映出当时的历史事实和社会流行的传说。其传说部分，虽说不一定可靠，但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动态。由于作者时居京城，对因战争而带来的生活和命运的灾难有切身的体会，因此对于八国联军在京津及其周边地区的烧杀抢掠暴行揭露得较为深刻，对于义和团、清军对百姓的骚扰也多有反映，无疑对于相关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补益。

本书在编辑时作了如下处理：

1. 原资料中所收录的清政府的上谕，凡见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书中者，为节省篇幅，均作删略。所记生活琐事和空泛的诗词，均略为删节。

2. 资料中记载的人名，时用隐语，如以“天水”代赵舒翘，以“宗山”代崇绮，以“董卓”代董福祥等。或不称其真实姓名，而只称其排行，如称徐承煜为“徐三”；或以官衔代之，如称裕禄为“北洋”；或只称其字，如称徐桐为“东海”，等等，均就编者所知以

() 的方式在文中加以注释。

3. 原作者惯用的字,如称李秉衡(字鉴堂)为“简帅”或“简”,称李鸿章为“肥”等,均保持原状。所记人名前后不一致之处,如称于式枚为“晦若”,又为“惠若”等,也径依原式,不做改动。

书中各篇由于出自不同作者之手,所记内容不仅有重复,且有相互矛盾之处,部分叙述甚至与历史事实不符,希望读者在使用时加以甄别。

原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辑,1959年科学出版社初版,1978年中华书局再版,本次再版时重新进行了编辑修订,改正了原书中的错误。由于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者

2012年12月

目 录

庚子记事.....	仲芳氏 (1)
庚子大事记	杨典诰 (72)
庚子日记.....	华学澜 (92)
高枬日记.....	高 枬 (136)
庸扰录	佚 名 (244)
庚子洋兵入京记 (外二篇)	(263)

庚子记事

仲芳氏

编者按：本书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稿本。原书用白麻纸抄写，分上下两册，上册题名《庚子五月义和团进京逐日见闻记略》，从庚子年五月起，讫于七月二十日（均为阴历，下同），记义和团运动时北京情况；下册题名《洋兵进京逐日见闻记略》，起七月二十一日，讫辛丑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记八国联军侵入后的北京情况。据原序知成书于辛丑年（1901年）十二月；又知作者字仲芳，居于宣武门外椿树胡同二巷，其真实姓名不知。

是书为日记体，上册几乎逐日记录，下册则有许多日期无记录，辛丑五月以后至十一月，仅记有关的几条而已。据原序说：“是书也，乃予乱时亲经亲历，或见或闻，逐日记载。”盖作者根据日记而整理成书。书中所记义和团运动时北京情况，和八国联军的残暴事实，较其他记载为详。序中有两段、正文中有数日纯为教训其后人而谈论因果报应者删去；所录文件，已见于《义和团》书中者删去。

序

嗟乎！庚子京师变乱，事起仓猝，自义和团起衅，至列国兵到陷城，屈指不及百日，历朝亡国失家未有如此之速焉。此固由于天时劫运，数不可逃，王大臣纵庇乱民所致；寔亦由人心不古，争尚奢华，

不知俭约，胜亟必衰，天之所以示警也。何也？自光绪己卯（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以后，二十年来，官商仕庶，莫不以庆吊争荣夸富，宴会怡乐自娱。衣则洋绉摹本犹以为俗，必着宁绸库锦，以新奇者为得意，在闺阁为尤甚。食则鱼肉蔬菜犹以为粗，无论适口充肠，以价贵者为上品，在商吏为尤甚。终日鲜衣美食，曲尽奢靡骄傲之态，不胜比喻。有力之家享受，虽由修下福田，而不知惜福可以长久。无力之人自不思量，勉强追随，徒多耗荡，将有限之薄福，转多折尽，不亦愚乎！试观此次京师沦陷，受难重轻，足征夙昔奢侈俭朴之明验也。

七月二十日联军破城。次日，各国洋人即沿街以“搜捕拳匪，查禁军械”为名，大肆掳掠，无分通衢僻巷，处处无遗。其中有此来彼往，一日数起，无处不翻，无物不携者。有洋人凶暴，不但搜掠财物，并将器皿砸毁者。有不独细软遗失，连桌凳家俱皆被洋人用车载运者。有被土匪明火执仗，屡遭抢劫者。有洋人将门窗木料拆去作柴者。有洋人进院不搜箱柜，只拿案上小巧之物者。有仅在院中瞻望，财物丝毫未失者。有洋人一日数十起，自门前行走，过门不入，始终并未进院者。更有贫寒之家蹂躏过于富室者。惊险恐怖，种种不一。历考亲朋之家，大都如是。吾家自祖先先父百十年来，素食布衣，相传勤俭。至予仰承先志，宽以待人，啬以克己，尤不敢丝毫放纵。故值此劫数，未受大惊，未充苦力，洋人进门仅止三次，损失仅止数金，实为受难之家所少有。虽仰赖神圣昭垂，祖先德荫，得邀幸免，亦足见历代俭朴之明征也。惟望后世子弟，刻刻以此劫数在怀，时时以此奢俭为鉴，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以迓天佑，以保家庭，家门实有厚望焉。

是书也，乃予乱时亲经亲历，或见或闻，逐日记载，皆属寔事。特为承平之日，乐以忘忧之戒也。非所以铺张点缀，装饰虚文，以为悦心快目者也。故其中缺漏甚多，实与当时新编之《拳匪纪略》、《变乱记实》诸书不同。惟愿后世子孙，在盛世安乐之时，勤记此篇，时加兢惕，稍能谨慎，不致放纵奢靡，则予一载秃笔之苦心，庶可不负矣。

光绪辛丑嘉平月仲芳氏记录于宣武城南椿树二巷寄寓丛桂山房之南窗。

庚子五月义和团进京逐日见闻记略

先是二月初旬，各处传送某仙师降坛乩语云：

大劫临头，只在今秋，白骨重重，血水横流，恶者难免，善者方留，但看铁马东西走，谁是谁非两罢休。中段尚有数句，惜乎当时仓促，未能记忆。

又有批解黄檗禅师论清朝奸语有云：

红鸡啼后光绪二十四年己酉，酉乃鸡年，是年有康案^①之乱，今庚子乃酉年之后也。^②鬼神愁，鬼则洋人，神则义和团。宝位分争谓端王子承继于穆宗毅皇帝，与光绪其势不两立也。半壁休，虽承继而旋废，适逢其乱，国家割地赔饷求和于列邦，是朝廷财赋疆土去其大半也。幸有金鳌能代主，金鳌不知何人。旗分八面到秦州。谓两宫统带神机营、虎神营八旗兵丁避乱于西安，陕西古称秦州。

又自二月间天将发晓，日光未出之时，东南方早霞照耀，色如喷血，半天皆红。三月中旬予游西山八大刹，夜宿龙王堂庙内，晓起在半山东望，尤觉血光遮照东南，煞气迷漫，寔深恐怖。当时谈者以为早象，不意竟有陷城兵灾。上天警兆，人自不悟耳。

又春间京师前三门外，各街巷小贩生意，多以黄米面作饼，内填豆馅，名曰火烧，沿街售卖以图微息，遂到处吆喝“大火烧，大火烧”。昼夜喊卖，不约而同，是亦先兆也。

又乡人多以蚕豆炒熟，沿街货卖。遂有童谣云：“铁蚕豆，炒了个熟，先杀鬼子后烧楼。”

又京城内外各胡同墙壁上，遍贴长方黄纸，上书“广泽王爷有求必应”，旁书“人有灾病急难之事，面向东南方虔呼‘广泽王爷’三声，必有解救”。究竟广泽王爷是何神圣，谁亦莫能道其详细。

五月初一日至十五日，义和拳团民在京外各府州县，及京南黄村、丰台等处，焚拆铁路洋房，拔毁电杆、电线，擒杀教民，抢掠马

① 疑为梁字。

② 光绪共三十四年，无己酉年；光绪二十四年为戊戌，康梁变法；光绪二十三年为丁酉，亦非己酉。原注有误。

家堡等处栈房粮米货物。皆传闻而知，并非身所亲见，目所亲睹，不敢悬揣罔记。连日团民陆续来京者甚众，俱在庙宇及空闲客店内设坛居住。又由坛中扶乩神语，刊印黄单，到处粘贴传送。其略云：

庚子义神拳，戊寅红灯照。丙午迷风起，甲子必来到。壬申不算苦，二四加一五。遍地红灯照，壬申到庚午。己酉是双月，庚子才算苦。等到乾字号，神追鬼又叫。家家户户每晚向东南方焚香叩头，可保平安。

云云。

内中尚有多句，大抵重复闪烁，不能详解，是以未记。

十五日甘肃提督董福祥军门，统带马步二十五营驻扎京畿一带，以防不虞。适有马队进城，行在永定门外，遇日本国书记杉山彬探事方回，甘军诈言伊冲突坐纛，登时戕杀殒命。城门关闭数刻始开，由是人心惶惑，举国皆惊。闻有密旨派刚中堂、赵尚书前往涿州、良乡等处查访义和团，顷闻回京复命，究竟是剿是抚，外间未悉其详。

今日义和团纷纷进城，予亲目所观已十数起，别处更不知凡几矣。团民烧杀南西门内姚家井奉教吕姓全家。凡焚烧之法，众团民面向东南躬身，口诵咒语四句，立能请神附身，名曰“上法”。登时形色改变，拧眉瞪目，力携千斤，声音喘呼，似忿怒之状。遂手执宝剑或掐剑诀，先向前后左右非奉教之家四面指画，火即不能延及四邻。然后各举点着高香一股，在欲烧之房前跪齐，即旁站看热闹之人亦令下跪，有不遵者即为奉教之人，人故不敢抗违。众团民手举香火，叩头碰地，口中似念咒语，将手中之香向房内抛掷，立时火发，并不许人扑救，容其烧尽自熄；如有救火者，即指为奉教之人同党，立刻擒捉处死。凡在奉教之人，团民呼之为“二毛子”。哄言在教之人，头顶皮内暗有十字，团民一望而知，视如杀父深仇，众团民枪刀并下，即时杀毙，尸骸掷露道旁，无人敢为掩埋，竟为猪犬所食，惨不可言。

十六日，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械不一，各随所用，装束却都一

般。有夜来者，城门已闭，至城下叫门，守城兵并不拦阻，即刻开城放入。此予亲眼所见。哄传团民善用遁法，山岭城垣不能阻挡，皆系讹传附会之言，实无其事。又哄传无论相离千数百里，此处焚表呼唤，彼处立时便知，人亦顷刻而至，比电报尤速。又哄传有沙锅会，煮一锅之饭数十人食之不尽。又哄传能避敌人枪炮，团民用手一指，对阵枪炮即不过火，不能发声。又哄传刀枪炮弹不能伤身，枪炮子至身即落，皮肤毫无痕迹，未悉果确否，予未亲见。惟刀剑剁在团民皮肉之上，只有白道，并不出血，予曾亲见也。

十七日，义和团民焚烧西城根奉教魏姓房二所，约数十间，擒杀男妇数人。又焚烧八面槽、双旗杆等处教堂、施医院、讲经堂。各处喧言“洋人进京四十年，气运已尽，天意该绝，故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凡在奉教之男妇老幼莫不丧胆，逃脱不及，多藏隐东交民巷英国府中，其家资产业俱为土匪所得。夜间团民手执点着高香，百十成群在各胡同喊嚷，家家须向东南方烧香，街上不许泼倒脏水，渎亵神路。又哄传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大凡铺户住户大小多寡不拘，谁不使用洋货，弃之可惜，留之不敢，人人惶恐，合城不安。

本日奉上谕（略）。

又上谕（略）。

十八日，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宣武门）大街耶稣堂。又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焚烧顺治门内天主堂，并施医院两处，连四围群房约三百余间俱皆烧尽，烧死教民不计其数。又焚烧西城根拴马庄、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数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逃出奉教之人老少约二百余口，有洋人四五名保护，往东交民巷外国府居住。各处如此大火，所烧全系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术亦奇矣。是以惑人听信者，在乎此耳。团民有请神附体沿街而行，昼则持刀作势，杀气凛凛，驱逐行人，闪开神路，并须跪送跪迎；夜则执香照耀，满巷皆红，大众喊嚷，令家家户户烧香，随声接应，犬吠人腾，一夜数惊。予家自昨日起，每夜子时向东南焚香虔祷，敬求皇天后土，默佑萱堂康健，眷口平安。

上谕（略）。

十九日，顺治门内天主堂昨日余火未熄，浓烟迷漫，有人乘间捡拾教堂中未烧器皿，被洋人突出击毙数名。团民焚烧绒线胡同教堂。城内城外各行铺户与各街住户，义和团民俱饬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诸如此类甚多。凡卖洋货者均皆逃闭。否则，团民进内，将货物打碎，然后将房焚毁。住户亦是如此。各街巷抛弃煤油如泼脏水一般，各种煤油灯砸掷无数，家家户户尤恐弃之不及，致貽祸患。暴殄天物，实为可惜。团民又令各家用红布缝作小口袋，内装朱砂、绿豆、茶叶等物，或钉门头上，或带身边。又令家家每晚烧香，各供净水一盞，内泡花椒七粒。官商士庶无不遵从。各处香烟缭绕，夜夜不安，海淀万寿山等处，每晚沿街亦喊烧香，土匪乘乱抢劫，比京城尤乱。当由海淀捉获惑众之人一名正法枭示。

上谕（略）。

上谕（略）。

二十日，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不意团民法术无灵，火势猛烈，四面飞腾，延烧甚凶，计由大栅栏庆和园戏楼延及齐家胡同、观音寺、杨梅竹斜街、煤市街、煤市桥、纸巷子、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廊房三条、门框胡同、镐家胡同、三府菜园、排子胡同、珠宝市、粮市店、西河沿、前门大街、前门桥头、前门正门箭楼、东荷包巷、西荷包巷、西月墙、西城根。火由城墙飞入城内，延烧东交民巷西口牌楼，并附近铺户数家。自清晨起火，直至次日天晓始止，延烧一日一夜。惟门框胡同、三府菜园两处过街楼上小庙巍然独存；前门瓮洞关帝庙、菩萨庙亦皆无恙，真为灵异。计东面烧至前门大街路西为止，后路以东株连；南面至粮市店、王皮胡同口为止；西面至煤市街大齐家胡同口为止，观音寺至小李纱帽胡同为止，杨梅竹斜街至万福居为止；北面西河沿排子胡同口为止，西月墙至城墙为止。按地面官保甲牌，约略延烧铺户一千八百余家，大小房屋七千余间。幸火起在白昼，仅伤二三人。各行货物并皆灰烬，真从来未有之奇灾也。先是义和团在老德记大药房将火点起，令四邻焚香叩首，不可惊乱。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

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帐目抢护而已。当时若不听团民愚弄，先将货物抢挪，虽云劫数难逃，究可保留万分之一也。计其所烧之地，凡天下各国，中华各省，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估衣、钟表玩物、饭庄饭馆、烟馆戏园无不毕集其中。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热闹繁华，亦莫过于此。今遭此奇灾，一旦而尽。

二十一日，前门一带天明火止，被烧者如醉如痴，未烧者心惊胆战。城内城外钱铺银号因各炉房被焚，来源既竭，尽行关闭，人心愈觉惶恐。各行买卖无论生意大小，俱闭门暂停交易，菜肉糖果各市亦皆罢市。各街巷行人愁眉苦脸，叹气噎声。

上谕（略）。

又上谕（略）。

二十二日，外州县各村庄义和团，不分昼夜，鱼贯而来。地安门外烟袋斜街附近各铺户，被团民焚烧四十余家。总统甘军董军门马步各队屯扎东华门、长安街一带。武卫中军各营，屯扎棋盘街、东交民巷、户部街、兵部街一带。虎神营、神机营旗兵屯扎各门城上。步军统领衙门旗绿各营，与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各兵丁，屯守各城门。八旗前锋护军各兵丁屯守禁城以防不测。通衢大街，尽是大兵，团民滔滔而行。

二十三日，义和团焚烧喜鹊胡同电报局。连日团民搜杀奉教男妇不计其数，谕旨屡颁，城内城外，烧杀更甚。各处喧嚷烧香灭鬼子，人人附和接应，一口同音，众声鼎沸，魂梦皆惊。前三门外各街巷土匪，借团民烧杀之际，乘间抢夺，毫无畏惧，兹调武卫中军一营驻扎梁家园以为弹压。哄传天津紫竹林于二十日与洋人开仗，互有伤亡，恐大局不妥矣。

上谕（略）。

又上谕（略）。

二十四日，义和团焚烧前门内回子营教堂，并杀教民数人。又焚烧中街、旗手卫、永光寺街、烂面胡同等处奉教之房。又拆抢观音寺中西大药房、琉璃厂丰泰照象馆。连日昼则浓烟忽起忽散，各处众口传言某处着了，某人全家被杀了，或喊嚷东交民巷洋楼着了，到处齐